

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十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費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上卒悲望先漢閣志了此奏帝語即命去其榜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

左昭四年鄭子產作

丘賦渾罕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

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載上制篇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

之臣大車親夫豈皆能忘其故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

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幣積之積

者匹夫之富也務散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

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

前叛卒聚謀正以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為名况行宮廡下豈宜務此以激眾心

畜

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
體則博大以言平術則精微亦何必梳屏公方崇聚私貨降
至尊而代有司之守尋萬乘以效匹夫之威爵法失人誘奸
乘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
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部邑
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賦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上魏傳云帝在位久姬卿服玩脂澤之費
藏故謀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玄宗悅之新
租外物供天子私帝以銀有富因街宅遇益厚
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
而入必悖而出大孝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
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闈德宗生四子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清風肅然海

右列 殷

忠 肆醜一作醜 誠意一作誠

甘晴

內不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出賈誦晉武焚裘之事年成太
司馬程據前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盛輿外舉既
屬憂危之運直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視
在廊之下榜則二庫之名懼然若敬馬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
梗師旅方歿瘡痛呻吟之聲嗷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當
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
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
甚或忿形謗讚或肆醜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
是知耻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意感項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
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
厚其身不私其欲絕其以同卒伍輟食以貶功勞無錫制而

人不獲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朱經月城

寶糶俱及。時洪御終有務米。一解每同。勝林息。夜純人。干城。外米荒。菁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口。

固其宜也。公華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頃。今者攻圍。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食因急而。就氣下。衰。

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

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

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

散。豈其故。鑒欵眾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

將慮有締。奸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

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

築金其臺。天下稱其賢。讀語陽秋云。李自古風有燕昭。昭能

壹云昭王為郭偃。改築言而師事之。蓋為玉孟百代傳其惡。韓子糾為象。著必不加於士。劍蓋為人與為已殊也。周文之固百里。時患

其尚小。齊宣之國四十里。時病其太夫。蓋同利與專利異也。

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左襄二。一。年。威。武。仲。謂

去洒濯其心。以待人。奉三無私。凡記。凡子。以言有象。人或不

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

具也。捨此不務。而墜利行私。欲人無會。不可得已。今茲二庫

珍幣所購。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

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

姿英聖。倘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

當。促珍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

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

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情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圖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尊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元在二庫首。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殊異纖塵。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見光武知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禁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室而固其大宝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悛少失多。廉賈不虞。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

十三 奉天論解蕭復狀

本傳云復字履初。德之子也。望聞高華。屬名節不。通和流俗。高仲奉天拜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履化對上。或謂說阿合。機屬言。記。不。正。南。謂。在。右。日。復。慢。我。因。為。復。大。山。南。江。淮。南。居。位。過。謝。考。之。本。紀。與。元。元。年。正。月。以。月。復。為。山。南。東。五。州。制。淮。南。浙。江。揚。建。蘇。浙。宣。慰。安。撫。使。界。貴。妻。與。上。復。竟。不。多。也。

右真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諸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與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寺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德宗建中四年。以戶部尚書。復為刑部尚書。使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頗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寺意同。朕恐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

親作威

况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若欲得任。其意深不可會。抑比來諸此人性行否。兼與朕仔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亦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親屬。痛自傾軫。慕為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元忠初相。武后有所請。直名。陳列。自之。無先。而跡篤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莠德。翻覆挾奸。後之為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况乃見林名流。獲踐清貴。倍股膝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退留在於從一之徒。每肯明會。自緣自到行在。常告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李和傳云。其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倘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寬。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寬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竟不復辨也。

十三 奉天薦表高等狀

表高揚勉。已上二人。並曾裴謂。曾任孫成。曾任周皓。曾任

勉一作項 謂一作請

表義後

五

丹廷都團練使裴育。曾任宣州刺史崔造。鼓亮李舟。已上並任郎官何士幹。姓南

仲。陸淳。沈既濟。補關拾遺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

數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

下急於求言。質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

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鑑識不明。品藻非

當。反覆忝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

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諸知。燕

間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

左黜。或遭謫。忘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實之清列。皆謂良

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非

海內望理之心。倘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

用。棄瑕既待。德彌振淹。求舊亦闢大猷。謹錄薦陳。庶備采擇。

其簡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

師。乘制勝之氣。鼓行凌節。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絕。師老不

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本傳云懷光為朔方節度使

奔余自蒲津絕河收未洲軍於醴泉將抵奉天懷光又敗之

店泚解圍去加中書令懷光為人疏而悽誦言欲見上

宰相盧杞等祀詭帝令懷光乘勝成賊未可入朝

懷光進討懷光自以經千里赴唯為奸臣所隔不得相見

詔使進軍以向覺為解陰連朱泚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

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

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

商有使者到。咸軍。咸乃令曰。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威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回。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言輕。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濟。克平寇孽。如此則辭院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

然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晟本傳。懷光謂沮洳。及軍鎮。孤厚。衆皆以為言。惟陛下裁。懷光。自削。貝。軍。別。上。終。易。沈。帝。遣。陸。贄。臨。詔。懷。光。今。與。晟。咸。懷。光。一。稟。賜。不。均。事。以。戰。贊。數。軍。推。公。所。命。懷。光。計。乃。山。偶。屬。移。軍。事。相。詰。會。又。率。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焚。一。失。其。便。復。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十五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

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恣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熒爨遂起。

起行得

復悔何追 一作後何 悔追

起行得

起行得

起行得

起行得

起行得

雜者合

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

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

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

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機

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

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

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左襄十

如逐鹿。晉人角之。諸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

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左

六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趙子日。我若受秦。則與

也。不受冠也。既不受矣。而復殺師。秦將生心。光人亡焉。人之

師。夜起。遂敗秦師。疾雷不及掩耳者也。疾雷不及掩夫制

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

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

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右宣十二年。楚子曰。古者明

以為大。魏於是乎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

各競於擅能。或建勲績。事有少應。斷無可疑。解圍不可以

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聖畫於此。惟陛下圖之。李晟既徙也

德光果拜李建徽揚惠元兵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

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

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

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責因循而不

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虞脆脆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黎

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勳。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
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
之太熟。獨有是言。倘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
道。惟善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
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
忝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
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
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
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
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
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
申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勳焉。百官志

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心
其勳散爵勳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取貴
以勳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此
人不濟。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然
散爵勳。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資。然而突鉅錚排患難者。則
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
矣。今或捧瓜一器。擊果一盃。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鉅
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
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
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
責。免後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

善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傷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勲闕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衣與食。假以冗雜。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因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美。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

六 興元論鮮姜公輔狀

本傳云。公輔素有高才。德宗幸奉天。擢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事從梁長女。唐安公主。適

德宗。以仁孝計下。遂常宿以備。廷未克也。帝仲之。以救鮮之帝。終不所聽。太子左庶子。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奠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技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誠。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苟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變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鑑焉。古語有之。順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群臣皆爭順。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指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關一說。我。是以哲后。明三

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諫直者嘉之。訐犯者義

之。愚淺者怒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

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古淮南子云堯置敢諫之鼓。又植告善

之旌。垂戒慎之鞅。立司過之士。即紀過猶惧其未也。又設官

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諫。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茅鐸徇于路。而

振警之。官師相規。江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益大。求

過則其德益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忽其

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

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悟。嗟乎。顛覆猶來。知非情之

迷。乃至於此。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

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

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復。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惡。

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

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良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

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

人者。以眾智為智。以眾心為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

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徒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諫

言。聽輿誦。蒞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雜道。芻蕘不以賤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於

論。乃其職分。比於窮荒。蒞菲。豈不傷而且重哉。此理之常。亦

足恠也。縱使引前非當。不猶愈於與諫乎。矯激過深。不猶愈

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左傳二十五年。虞舜諫。非

謗之末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
 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下臣愚懇切為不然當問
 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
 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
 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
 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
 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消不遏終變桑田酸酸靡除幸燎原
 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
 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
 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多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也業業也危也幾者動之微

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

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

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

良傳上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

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

初欵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周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

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於元首不以煩細而缺

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

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頤極於尊

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

當輔弼主尊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

不諫則尸利也諫則尸利也若宰相意可謂近矣事或乖誤

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傳說喻不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臣救攸屬。臣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後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頓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諍為指過。則刻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切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然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披瀝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弥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忝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十九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御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無御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事已見

論。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故論。遂若

事。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

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非本意者。臣以懇執。務在朴忠。推理

而言。有懷必盡。睿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情昧之材。且無希

伺之志。奏答失音。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

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魏志許久為吏部郎。臣

入將加罪其妻。臣曰。明主可以理奪。臣以情求。又曰。主聖則臣直。薛廣德張猛曰。

直不固。上虧至此。罪莫大焉。輒復據真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
 下留意幸察。臣竊以總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群情。必先
 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
 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非人疑之。將
 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
 人也。列向日抗邪行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憶不信。
 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
 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
 試以愚言。及覆奏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
 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
 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
 則是憶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
 公輔獲戾於蓄疑。下且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
 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
 人而齊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非諫。若彼言無足用。意惟
 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訟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為善
 詢窮美。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善
 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
 忠言者利於行。家語云。本篇云。而拂於情。惟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
 紆宸鑑。更審所宜。謹奏。

二十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本傳云。環。陳州人。諱宗。初。上。帝。召。南。詔。環。以。州。將。兵。五。千。馳。救。虜。遂。破。上。威。名。大。震。環。所。領。一。軍。多。幽。隴。舊。卒。時。方。在。陳。討。正。當。賊。衝。孤。立。無。援。環。督。其。為。賊。所。乘。遂。上。此。奏。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

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鳳翔則

平車事張鑑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所擢。行軍司馬齊映

與同幕。齊映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為亂。昔鑑命楚琳出屯

唐州。楚琳於事不時。楚琳方以迎駕為要。謂楚琳已去。楚琳

使降于朱泚。陳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岐下即鳳翔也。獨

門則朱泚黨奸。蓋危節度使朱滄與魏傳四悅鎮真王武

此偏師。傑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

又屬汴路。奸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

難安處。是宜潰歸。藉晉否則。報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

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屬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家義

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

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

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愛。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於

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

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

韓滉。切令贍恤此軍。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及將梁州。貢獻不絕。貞元元年。遣江

轉運使。故贄欲令滉贍恤之。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

意保持。曲環相隣。故贄欲詔洽保持之。若得自存。必有成

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

悅動。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以聞。

茲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淑齋蕭復表示臣。無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

後勅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

一即宰相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

噴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

審者。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益

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處。

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速難已甚。况

又不駐。艱危可知。德宗既狩奉天。又自奉天復幸銀州。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

撫。忽聞变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轂攸止。咨奉

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必當奉迎於西蜀。

張巡嘗累拜前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德宗在奉天。貢獻相帥

于道。之次。尋倚劍。蜀為根本。即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

韓滉望幸於東吳。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帝狩梁州。滉

請自帥起建業。以京觀樓榭相望。以為朝此乃臣子之常情。

古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

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猗之男。

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

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三 又荅論蕭復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

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

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

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

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辨。

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

頒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

獨衆情願之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投遠藩。則是膏澤
將布而復收。煥汗已發而中廢。人既失望。事何以觀。斯乃進
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得所。臣實疑之。倘慮處事
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
周。但令副使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
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
中。謹奏。

此三 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德宗疑從賊中來行在官。恐有奸計。費謂今盜賊
官。賜來赴行在。若當量加恩賞。豈可復猜慮拘囚。

此乃表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々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
偷路奔赴行在。大抵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邪建論說賊中體

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胡令留在一處安置。如

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奸計。御宜商量如何使

者。臣伏以仕摠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

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

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奸。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機。選處庶表

總綱。而衆目咸舉。明迹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無

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委流銜續。而熟其聰察。區

瑕藏疾。而務於包含。左宣十五年。羊川。澤納。行不示威。而人畏

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

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

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

者。象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知宇宙之大。不可以

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
 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
 乃以一人之聰覺。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
 勝億兆之奸欺。役智矜精。失道弥遠。故宣尼述陶唐之感曰。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丕識不知。順帝之
 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
 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項羽其
 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器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
 其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蓋疑之與猜。
 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荆軻為
月刺秦王取燕地而秦王之面穿而亡首光武寬容博厚。而馬
見。因四秦文地而想之秦王結袖而走援偷其款誠。本傳云。謂翼使援奉書。雖陽接曰。天下反覆。皆
自負其也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

親。情恩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恨
 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讎。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與亡
 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
 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
 萬機。有獨取區宇之意。謀吞眾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
 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
 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若勲業若
 俱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
 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
 下至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徹小
 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敘已然。凡所敘也。

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群疑。今承德音尚。亦流
 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
 為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詭
 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
 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
 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
 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
 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最尔光醜。曾何足平。臣
 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
 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
 說。論官軍旄敗者。猜其挾奸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
 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追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
 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置於客省。或勞慰而處於
 紫庭。雖呵謫頗異其辭。然於圍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徑窄。
 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十
 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
 之心既阻。脅從之黨益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
 詭辭取容。惟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畧如神。小
 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
 士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穀下生戎。官闈不守。倘
 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赦忠良見忌之寃。而舉
 其尤鯁亮者。加之專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奸妄者。
 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

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遂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

岷之遊矣。陛下既缺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惟在茲

日。馮異傳云可謂失豈可復使一事紕謬。一言過差哉。今賊

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契偷迭居。魏公入鳥八一切山

德宗幸奉天朱泚入居前殿關輔郊

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

其能有樂。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

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

安敢復言忠義。紮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若。龜龍乃遊。

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刑建。等輩必

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借體屈法。

俗人並量罪能。隨事甄賞。武者借之。文者付之。於宰

司。大則授以職責。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虜

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

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

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斲行。史孔子此家孔子既不得用

而聞實鳴犢華之死也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昭

乃還息乎取鄉作身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

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

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

之休。謹奏

益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渾城奏尚結贊要約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
大度已引兵去上以李晟與城兵少欲倚之共復
京城聞其去甚速上以問曾以爲此皆貪
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定回故曾乃上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適得渾城奏。比有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
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
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
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
甚失準擬。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
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尋昧。不習
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切
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澈口奏。訖伏恐未
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大羊同類。
狐鼠爲心。貪而不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

有盛衰。大抵常爲過患。陰詐難御。特甚請夷。陛下但舉建中
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
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沒
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
堅決。立碑緣畢。復請改移。吐蕃傳德宗即位累與吐蕃通使
論蕃羅兵破吐蕃將常芝于武亭川初與蕃約得長安以理
四州界之會大度城引去及吐平責先約求地帝止償帛
斤匹屬以爲怒乃殺八節帝詔責之對曰本以武亭功猜矯
未償乃求又堆碑什種勇不明故行境上其反覆如此猜矯
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
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迪。厚賂招徠。遐邇持疑。竟不時進。
無濟討除之用。但構將帥之心。懷光遽至。招紅每頗。由以促
禍。及是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獨望蕃兵。以寧內難。情跡
情跡厚屈就之事。亦多射狼野心。曾不知感謝。受朱山信使。

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之合勢。則若其失信。稽延既好。且驕。曷望成績。非惟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于黷亂。嘉彼效誠。惟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疑陛下不見信於。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誠當慎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以是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息。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急我之師。堅寇之衆。我心變詐。後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實其結耳。一昨蕃戎未退。臣又切

有通憂流聞結贊好謀

吐蕃傳云大相也結贊

結贊

唐大相也

恐其潛蓄奸計。倘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

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城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

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燕黎不得寧息。賊必

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只

乃我有萬全之利。我自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若驚夕

播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章其既。神降之災。視機若暇。邊屬自通。實是實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廢之

其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此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後之繁。則

戴瓌

中

遠

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華獎之設。弘恤隱之懷。天下於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復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成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本傳元帥光背無患。賊盛請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糧資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惡。滅亡可必。賊之孤劣。勇撲非難。象肯於國而就危。遠龍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誠之虜執。既幸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難。安能無戰。渾瑊統載休。願韓游。環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將帥之望。下與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

玆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德宗復遣使謂質曰。言吐蕃甚善。然賊賊者。當義規畫。其進取。宜審細。條疏。以聞。質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不若假以便宜。待以殊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此奏。

右飲淑奉宣聖旨。省知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遠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成。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底。

功立。其於委任之權。豈不博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否。為良將歸。鑄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威。失宜則敗君之眾。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奪用之議。下無死綬之志。其於今書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兩損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故道得矣。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救。蓋以寇盜充斥。車東。海。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異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且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抵勞尊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教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之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聘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力。賢愚各適其

懷將自致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倘蒙寬思。或有可取。謹奏。

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陸宣公奏議卷之六

興元請無遣李楚琳狀

初楚琳作亂。殺鳳翔節度使張鑑。乃叛附朱泚。及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惑之。議者言楚琳若不提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費遂上此奏。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提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奸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急心。頗從輿議。以臣蠢蕘。切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假擾岐下。賊殺我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來興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剋刻是爭。尚諸則

道。道且遠。維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斜中谷切。南谷名褒也。谷名。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變絕。以諸鎮危。

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倘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

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

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

俱者甚衆。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極危厄。未必皆是。紫炬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取。朝稱允孚。夕謂忠純。

始為寇讎。終作卿相。如陳平無行而不棄。史陳丞相世家。王責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

諸將諸將。乃念韓信自王而遂封。侯王。漢陰侯信。既平齊。欲為良計。乃遣使蒯通。以折理獲全。韓信。臨死曰。恨不用蒯通計。

以積恨先賞。史。蒯通曰。臣聞。天下無道。則天下欲為陛下。蒯通曰。臣聞。天下無道。則天下欲為陛下。蒯通曰。臣聞。天下無道。則天下欲為陛下。

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鈎之賊。而任其才。管子。內言云。威公。封為什方侯。羣臣皆喜。曰。昔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乃此漢

也。公從之。乃亟請夷吾。於。公。以國政。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見。公。行。女。為。惠。公。求。殺。予。命。女。三。宿。文。中。宿。不。同。

若。免。於。難。也。又。將。及。難。公。見。之。以。難。告。君。謂。君。之。入。也。其。知。之。城。斬。晉。侯。之。難。也。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

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

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

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豈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忝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畧。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啟事以聞。

荅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係奉天重圍。又列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勳德仁治。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費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首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勳。倚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惟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乘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績冒之弊。興一足以挽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臣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獲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顯荷實。事亦會時。所害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員。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前代。諒非所任。又屬皇輿垂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哉。

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國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
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
彼貴我。抑惟常情。然異類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
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於介冑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
之情。況諛群司。以多其私昵之謗。怒不在大。蒙皆自微。必將
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
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
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辯。且名者眾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
為爭端。曩之至精。猶患相軋。屢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
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
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畧。卓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

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

史記肖相山家高州其何也
節矣功臣皆力爭請向

汗馬之功。房房立齡傳。太宗示筆功班賞以去令杜如晦。乃
一淮安王神通口今在令等以刀筆文吏居一臣所

至攘袂指天。

將軍台師判等皆沾踴躍快或
指畫自陳說見淮安王神通傳技劍擊杜

傳。偶語謀反。見張誼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資

武力。以珍冠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而

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請。倘有節效尤著。理宜

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

錄非晚謹奏

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賜渾瑊

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以

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欲俱災。裕人罪已。屢降大

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恚。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曷有擲棄官關。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李懷光之師本為赴難而來。再遷於蒙塵之日。係二十四年冬。天子出居于鄭。賊走。冲曰。天子蒙塵。不踰半歲。于外時。德宗自奉天。復幸梁州。故有再遷之說。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家瀛。百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恐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歿。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冠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惧泰侈之易。茲艱之難。惟願。酒惡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

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補。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宮掖如此等輩。固繫有旌。但恐傷多。豈憂之使剪除元惡。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願之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中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宜有從宜。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筭業之人。是皆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中備

兼心推願言
之以杜微漸

委

奏議卷六

五

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昔為書
紳之規。以表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
逸。欲而踐。禍幾其利害亦云遠矣。所全撰賜。渾瑊詔。未敢承
旨。伏惟聖裁。此奏既上。德宗雖不降詔。竟遣使按訪焉。

共鑿駕將還宮關翰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
道路阻艱。眾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雨尚繁。小大
嗷。愁懼轉甚。臣雖聞鈍。亦切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
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
駕。向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
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靡
財。上下竭力。殫瘁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

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巖岩。綴危棧於絕
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
滯浸。群峰樹流。巨石崩奔。旬隱相繼。深谷湍漫。往來不通。
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項之頃。跬步之間。倉卒備歎。
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
蹈不測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閭道。淹也。環衛
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遠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
慮。其可得乎。又或霖滯更深。溪澗皆溢。徑路既絕。傳送無由。
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慘愛。則
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
幸而獲濟。昭愧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
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願以不達為慮。

具倘回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監。竊聞群議。輒以上陳。悽懇誠實。董昭納謹奏。

三十 請釋趙貴先罪狀

貴先本齊部將。賊以此詔以迎駕。遂遣制授以偽官。賊以此詔以迎駕。遂遣制授以之罪。出於誘陷。加原貨乃上此素。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

疎一作相

昭

與一有馬

通軌之方。亦異言。各有當。休各有宜。事或疎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壯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守營幕。進無摠帥。退闕亂兵。遂為賊泚所招。始以同心。與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處偽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之罪。惟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倘能守節。即是忠烈之流。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蓋緣獄疑。非疑難輕。實緣命典。曾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諸酷。其類實煩。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臣王布德之時。所刑軍。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

思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眾心既偷。賊勢思固。不悉一朝之怒。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說。以興億眾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汙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染黜。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故且幸膏汙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構。浸長屬階。至今為梗。唐二

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害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

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維齒且侯。吾屬何患。別

前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

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累。加我不足。威暴逆於全可

以定危疑。明恕而行。以謂見王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

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

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奸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

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

所移。謹奏。

三一 論替換李楚琳狀

德宗至漢中。即欲以潭代。楚琳。鎮鳳翔。費上奏。以為不可。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任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

明非專論
貴先

任作在

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

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奸。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楚琳乘亂遂殺張繼自稱

按以典法。是宜濟諸。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

既屬多虞。不違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

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

王言一出。則不可踰。縱缺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

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

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累居

位。豈惟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

高帝因討陳稀竟以疾崩。其激悍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

為至戒。凡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

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

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

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以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幾之難也。今者甫

平大亂。將復天衢。釐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劇萬眾之

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

權也。不亦反乎。以及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

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由此誤也。

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由此誤也。

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疑。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
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
害。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材。斯養賤品。因時搜捕。
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畧。頗同狐鼠。乘
夜睢眦。晨光既升。勢自踈縮。今郊畿已入。武衛方嚴。汗龍鎮
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項
劣之資。處掌中控擢之地。縱令蹢躅。亦惡能為。願陛下姑務
含私。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勳。敷肆膏之恩。布惟新之
令。然後召帛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地
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蠱介。復勞誅劓。措
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三三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巨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

馬燧傳時天下平。瑊軍中。與。二。官。多。請。有。懷。光。首。燧。乃。一。領。在。子。自。言。之。云。得。三。十。日。報。謂。平。河。中。帝。計。之。燧。乃。一。領。在。等。今。因。說。降。我。將。徐。走。光。等。一。隊。以。望。我。道。去。燧。濟。河。在。此。神。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一。隊。光。降。乃。誅。其。軍。其。他。有。財。物。救。之。下。開。無。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若。克。神。城。盪。閔。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作。臣。所。屬。當。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惟。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行。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變。祈。死。左。成。十。六。年。晉。使。過。于。鄆。陵。而。殺。之。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人。也。其。疾。也。愛。我。者。皆。稱。我。使。死。牙。及。于。唯。也。范。氏。之。福。也。上。年。六。月。吳。克。勤。越。夫。差。啓。殃。吳。王。夫。差。公。弒。胥。董。在。果。如。文。子。之。言。吳。克。勤。越。夫。差。啓。殃。吳。王。夫。差。既。破。越。比。會。諸。侯。於。黃。池。六。月。越。王。勾。踐。伐。吳。是。知。福。不。可。以。冀。徵。幸。得。不。可。以。常。覲。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

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深生事之輩

幸光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效甘言誘開利

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阪之戈復起

淮沂之役謂欲以平李懷光之師斯議一起必有亂階故微

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

事可徵始以畜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

喜之討淫上之瘡痛未平朱此傳云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

更相向與高後李之真因劫眾以叛詔懷光崇義之征漢南

之芟夷繼甚叛臣傳派崇義為羽林射生事來鎮于襄陽鎮

命李希烈討之崇義自六賊乃起并死傳首京師阻命之師

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

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裁是聞有事無事不敢自保

是以抱冤及此者俱缺缺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詭之災

及遂乃蠱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弥兩河而巨淮夷盪三州

而盜京邑鑿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

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机隄狼

屯綿々聯々若包桑質蔬幸而不誅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

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

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

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

彌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

取危知違衆幸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理

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泣

雖或兇穢匪人亦為之歔歔本傳云贊當為帝言今當論人

下宜痛自各悔以感人

換一作援
今按按字

師

勿廐以牧馬
作廐牧馬武

之故奉天所下制書武人悍卒先不感動沈湮後李抱負
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
感泣思奮臣是誠之動物乃至干斯懷泉鳩以好音沈湮
時知賊不足平飛鴻集于泮泮食消殺珍為和氣由是好回易慮黎獻歸心
我桑堪懷我好音如蕭鎮傳與九九年劫天下
假王叛換之夫削偽彌以請罪王武俊大集其軍號偽号之
類觀鬻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
屯戎戰爭者真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
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軍來義以
百萬之邦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
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
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復循
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
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念奸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

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北謂討田命永平汴宋

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謂討希罄國家廩帑以

贍軍悉公私芻廐以牧馬箠斂周於萬類徵徭備於八荒勞

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

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搆災並見討狼

整居於禁闈狹狹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眾布路而歸宋

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倘有問鼎之雄

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謂田悅

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

書獲壽及所管將士官吏並與流離各度爵位李曾不帶芥

少望風款降爭馳表章惟恐居後詔拜田悅為右僕射封濟陽

後為司空武俊即魏去偽号李嗣肅帝下跡其素志於此可
詔罪已遂復歸命封魏西郡王各見本傳

同一作固
今按同字誤

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于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之自寧。人之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源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下民當服。又曰。舜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設教化之未至。不與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恣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勒之鈇鋒。叛者不賞。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謀刑。是使負累者。俱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而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昔者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

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

貢廢闕。陛下急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奸。乘累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哉。前與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惠以敵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威宥。納之以省賦。誓悉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威德之言。華面易辭。具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紫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群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河中之地。窳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耳。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倘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殘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憇。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群孽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友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勦穢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靡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

奏議卷之六

十五

聖壽書畫希烈
尤為驚切

固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
 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
 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
 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
 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
 欲柔遠。久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
 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
 周。相次梟殄。實眾惠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
 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威
 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梁汭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
 罪。咸與惟新。蠲貸疲氓。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
 至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

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威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
 危疑。俱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
 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梁汭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
 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聘。信乎
 其罪在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無此字嫉亂之憤。
 悉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
 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
 心。謀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
 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履
 未頓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無類以求助。其計不
 過厚緹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
 各守封疆。彼既氣奪。是乃控率之虜。不有人禍。則常然

恩一作惠

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端矣。古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沈
威而蔑恩。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恣心。假敵辭而資取
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
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倘蒙
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
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陸宣公奏議卷之六

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三三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德宗始任楊炎。蓋把引袖私黨。非陷忠良。天下然
疾貞元後。懲又其失。亟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
覆參。詰乃得下。及費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
其屬。有不耽坐。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奉皆
親軍。招昭遣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
費遂上此奏。帝與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今月十七日。顏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其著長
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
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
諸司者。臣以閣方。謬當大任。果速言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
曲降慈誨。感戴循首。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眾陳
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
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

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箴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漢制其州郡。自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命。則同。正當時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他皆類。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驚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家。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

為制。二年任。同。佳。若。子。一。人。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等。

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

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乃

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

尚書。中外品負多。所啓授。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子

目。別以人物各為題。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

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

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南宋蔡廓傳。廓

謂左丞。傳。隆曰。嚴。計。出。我。平。隆。善。之。執。政。徐。羨。之。曰。黃。散。已。不。專。以。用。委。過。以。則。告。我。亦。之。廉。開。之。曰。我。不。能。為。徐。干。已。

尚書。經。尾。遂。不。就。蔡。黃。然。繼。事。尚。書。子。吏。部。是。則。黃。門。散。騎。侍

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揀。在。台。司。此。其。明。驗

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

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昔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

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唐選本志開元十八年裴光庭兼更部尚

書始作循資格而實愚一舉必与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三

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

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衆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

惠。是使周行無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

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

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

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

臣實竊竊。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高位之懼。且

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

以蒙征。庶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

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之才。以此為

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

粗立網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

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量省屬僚。

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

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

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按

揚下位。亦可闕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魏文侯曰。夫

何如克。克曰。君非察故也。居現其所親。富規其所。則君。其取五者。是以定之。夫何待克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

取五者。是以定之。夫何待克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

行南宮舉人。總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必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將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惑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事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

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
霸。因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
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
小人議之。害霸也。管子見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
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趨尚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
群。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
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惟以硜硜淺
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言
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
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
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
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
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証善
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何
何必貸其奸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
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
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故
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諮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
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敷以昧投。
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
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又必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
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賞。其
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
諳識。踵前須訪於人。差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

之失也。晏子春秋曰：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
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
官，謹揀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失實當
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
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
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
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
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
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
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
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察。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
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
杜絕徵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
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既任於事者，於
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
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
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
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
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
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
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實能之功不
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
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新失，務精益，廉塞源，浚流未見。

其可臣欲詳微舊說狀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聞吸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各無不效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綴務收實才負物故當時有把推脫之語而一時所得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建開元之治平事則則天傳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稽之效也陛下旋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威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擇搜頗難於公也舉登地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者不相接續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

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資精忌用人太精東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難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遂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讎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消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

趣

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未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向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措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報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三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頰得盜賊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玆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溪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之粮。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居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穢斯在。五行愆度。默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怒人於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過勉在公。不敢頓頌請求。

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尤。即議優卹。恐長奸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談。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象。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是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真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見孔子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

大幸一作之

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馬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困憊。想頃連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寬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英酌之惠。存者霑煦。姬之恩。霏澤下施。稅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倘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吳通元傳通元子弟通微并竇泰等。陸賈不相。得泰從子申。與通元兄弟共謀。誘費帝大怒。罷泰宰相。賜通元死。長城驛乃校殺申壽。亦殺泰。請親黨並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踈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豈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伏願

其應。雖天所降。豈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伏願

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
不勝觀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

三五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内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

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

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劉向說苑殷湯引罪。湯詰云蓋以率土之

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

棄人。老子云自希烈亂常。汙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

編氓。豈任其然。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

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

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息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

卹或異。是使棄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

雖恐非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代

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

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大夫魏射曰。無指於

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舍參不

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魏射之謀。遠慶鄭之議。遂閉

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恐其君而不

其人。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擒辱。見左傳是以棄怨而施惠者

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

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

右存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謂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

獎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便可底寧。備慮平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玉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自我。無我負人。曹操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故能使億兆。心遠迹從。化猶有光。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關。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鑑。更審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三六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裴班宏判度支。卒官贊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言延齡解度。踪妄不可。用帝不。右緣班宏。為戶部侍郎。德宗以宏。中權進士。第正元初。書後判度支。宏清廉。強力。晨入官舍。而臣今日面取進止。

今當此選。揔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曾掌制財賦。各有績用。可稱。杜佑京是。單年人。嘗為水陸運使。改度支。兼和。見本傳。盧徵。幽州人。三。廷給事中。戶部侍郎。李衡。亦。曾。待郎。曾。繼。劉。晏。掌。利。有。名。于。時。附。見。晏。傳。李。巽。趙。州。人。西。巽。長。史。事。下。不。敢。私。見。本。傳。資。望。人。才。亦。堪。授。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衙。制。黠。吏。不。可。斯。須。關。

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到。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開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赫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計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頓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其公

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憊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者繁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奸。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偽無恥。本傳。延齡資荷對。又切于利。專利下附。上書。請其進。對皆。其人。莫敢言。而延齡。謂之不。延齡。亦。人。之所。未。聞。者。宜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儆。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鑑。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

漸瘳。本傳。保。陸。正。元。進。中。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侍。郎。同。平。章。事。與。陸。贊。同。輔。政。 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三七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船中使狀

奉
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船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官。懼關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願。奏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積中。是將誰欲。珠飛境外。後漢孟嘗君傳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會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

事固難依。抑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
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物
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
風望。抑不出

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前集